

古代希腊 研究

郝际陶/著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吉)新登字 12 号

古代希腊研究
GUDAI XILA YANJIU

郝际陶 著

责任编辑：侯文富	封面设计：李冰彬	责任校对：辛 灵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 110 号) (邮政编码：130024)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吉林工学院印刷厂制版 吉林工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张：8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00 千	印数：0 001—1 000 册	
ISBN 7-5602-1661-7/K·101	定价：8.50 元	

目 次

一、石器时代的福朗荷提文化系统	1
1. 福朗荷提遗址	1
2. 福朗荷提洞穴的旧石器文化与中石器文化	2
3. 福朗荷提洞穴和帕拉里亚的新石器文化	5
4. 结 语	9
二、迈锡尼文明时代的派罗斯	12
1. 古代派罗斯的地理位置	12
2. 派罗斯的故事	15
3. 派罗斯的考古发现	17
4. 派罗斯的行政机构	25
5. 派罗斯的经济	34
6. 派罗斯的毁灭与迈锡尼文明的衰亡	49
三、迷人的荷马史诗	54
1. 特洛伊战争与特洛伊考古	54
2. 荷马的《伊利亚特》与迈锡尼文明	61
3. 黑暗时代与公元前 8 世纪的泛希腊主义	62
4. 《伊利亚特》的定年	63
5. 我们是否有真的《伊利亚特》	64
6. 史诗的语言	66
7. 史诗所反映的社会	66
8. 宗教背景	67
9. 诗的内容	67

四、所谓“黑暗时代”的雅典国家问题	77
1. 迈锡尼文明全盛时的雅典国家	78
2. 迈锡尼文明衰落时的雅典国家	86
3. 所谓“黑暗时代”雅典国家的生产与生活	92
4. 所谓“黑暗时代”雅典国家的政制及其发展	95
5. 从格罗特至瓦西	103
6. 结 语	105
五、阿哥斯政制的演变	108
1. 荷马史诗中的阿哥斯	109
2. 多利亚人来到之前的阿哥斯	110
3. 多利亚人来到后的阿哥斯	112
4. 斐冬及斐冬时代与阿哥斯王政的衰落	116
5. 阿哥斯同斯巴达的斗争及阿哥斯政制的发展	119
六、《雅典政制》与《周官》	128
1. 《雅典政制》与《周官》的命运	128
2. 殖民与分封	147
3. 雅典同盟与周天下	156
4. 雅典人与周人	177
5. 雅典政制与周官经	204
6. 结 论	226
七、伯里克利的民主与独裁	227
1. 兴于民主 雄狮建功	227
2. 巧用民主 适势独裁	230
3. 推行民主 强制盟邦	233
4. 农本民主 妄称帝国	235
西文参考书目	237
后 记	252

一、石器时代的福朗荷提文化系统

1. 福朗荷提遗址

希腊福朗荷提 (Franchthi) 遗址以其丰富的地层资料，展示了这里人类自冰期末至新石器时代连续的生活图景。这一遗址的最大特点在于：起自距今 25 000 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止于距今 5 000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之末，其地层中的文化遗迹几乎从未中断。研究这一遗址，对于理解欧洲文明之起源，尤其希腊半岛上人类文化文明之萌始，均可获得有益的启示。

福朗荷提位于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东部，阿哥斯半岛的西边，是一岩石海岬。福朗荷提洞穴在海岬西端，有大量旧石器、中石器、新石器文物出土。今日，此洞洞口高出海平面 15 米，距海约 75 米；洞深约 150 米，但当初可能要长得多。洞内的落岩已封绝了大部分地区，且在洞顶有一处开了一个天窗。这种大难之成因，可能是约公元前 3 000 年发生的一次地震，也可能主要就因此故，后来该洞不再作为居址而被放弃。该洞西北，沿今日海岸线延展，有一个称作帕拉里亚 (Paralia) 的沉积遗址，出土了大量的新石器时代遗物。遗憾的是，大部分旧石器时期福朗荷提遗址的海滨居址，今天都被淹没于福朗荷提湾的海水之下了。

2. 福朗荷提洞穴的旧石器文化与中石器文化

几乎在欧洲最后一次冰期，即维姆（Würm）冰河的最冷阶段，福朗荷提就已经有了最早的人类活动。当时，东南欧的其他部分、中东的某些地区及大部分希腊地区，气候干燥寒冷，植物稀少，地貌开阔空旷，宛如草原。昔日海平面要低于今日 100 米，海岸线比之今日距海要远几公里。

在此干冷时期，南希腊的年温度可能与今日北希腊之山区相似。从这以后，气候逐渐变得温暖湿润。由于维姆冰河的融化，海平面缓慢上升，海岸线向陆地逼近。树林侵吞了往日植物稀疏的地区，草原变成了森林地带和湿地。这种气候变化对于阿哥斯猎人和采集者的生活似乎有明显的影响。

福朗荷提地区岩石的表层是石灰岩，其下是火成岩，在石灰岩层被腐蚀了的地方，便露出了坚硬的下层。石灰岩与火成岩的接触面，常有淙淙的泉水，因而这里具有地理学上称之为喀斯特地貌的特点，福朗荷提洞穴即是这种石灰岩洞穴。在这种半干燥环境中，特别是当着漫长而干燥的夏季，洞穴附近有四季不断叮咚作响的清泉，它自然对人类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福朗荷提洞穴遗址地层清晰，连续不断。经碳 14 测定，已得到了 50 多个属该洞不同时期居民遗物的数据。其最早的两个数据，是用旧石器时期地层底部的标本做得的。其最高数字为公元前 20 000 年（碳 14 定年公元前 $19\,530 \pm 350$ ）。另据 1976 年对该址火山灰研究，这里的火山喷发碎屑可能来自伊斯基亚岛（属意大利）。那是发生于距今 25 000 年的火山喷发。而在这灰层之上，恰好是旧石器最后阶段的遗物所在，这和上举碳定年代数字也还接近。正是根据这些数据，我们才得以知道，在这个洞穴中，人类的活动始自维姆冰河的最后阶段。该洞穴的首批居住者在旧石器晚期（Upper Palaeolithic）来到此地。他们约有 20—30 人，很可

能是从事季节性狩猎的过客。这一时期文化层中的动物遗骨主要是野驴和赤鹿。这些居民似乎也采集野生植物，但目前对这一层中植物遗存的研究还很不充分。这些人的工具是用本地产的燧石和黑硅石制成的“单面”（即有一面无刃）小刀片或刮削器。这种东西在旧世界其他地方很常见。这一阶段，随着该址一度被弃而结束。

自约 10 000—12/13 000 年前，当旧石器最后阶段（Final Palaeolithic），由于维姆冰河积冰融化，气候愈加温暖湿润。海平面上升，福朗荷提洞穴附近可利用的海岸陆地减少了 10% 以上。洞穴居民开始成功地改造环境。在大动物遗骸中，赤鹿的骨头逐渐比野驴多了，还出现了野山羊的骨头。采集的植物种类也更广泛，已见到的有好几种豆类，如野豌豆和扁豆。还有坚果（阿月浑子和桃仁）、野生谷物（燕麦和大麦）。在希腊考古发现中，这些植物所属年代最早。还发现有陆地蜗牛壳和海生软体动物壳，说明食物来源不断扩大，渔猎开始了。

燧石与黑硅石工具十分丰富，它们的形状小巧，属约公元前 12 000—10 000 年前东地中海旧石器最后阶段许多石器工具工业的类型。单面小刀片仍存在，还见到小型的碟形刮削器及细石器，有的呈三角形和梯形，还有一种带啮的石片——其功用还不清楚，在旧石器这层中特别多。这时还首次使用了新的制工具材料黑曜石。福朗荷提所发现的古黑曜石工具为爱琴地区已知的最早的此类石器。据研究，福朗荷提的黑曜石来自距此地有 150 公里之遥的米洛斯岛，其间是浪涛翻卷的宽阔海面。这个事实有力地说明，此地居民对富饶的海洋资源的利用能力和航海技术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此时，这些季节性的猎人—采集者的活动范围已比较大了。在距此洞穴 6 公里处，也见到了两个野外的旧石器遗址。其一在洞之东的峡谷口附近，那里经年水源不断，是猎人们理想的安营栖

身之所。该洞穴在冬季里潮湿得很，不适宜居住。所以，至今可以肯定的只是至少当旧石器最后阶段时，这一遗址在整个夏天是有人居住的，春天和秋季也可能有人住。这一阶段，该洞是不止一个小群觅食队住的“基本营地”。

在公元前第 10 千纪，福朗荷提洞穴的猎人猎取赤鹿，但其猎物中也有野牛，不时还带回来野兔、野猪及野山羊。这个时期有人称之为外旧石器时代 (Epipalaeolithic)，放射性碳定年为公元前 $9\,980 \pm 168$ 和 $9\,143 \pm 260$ 年。

在属公元前第 9 千纪后期与第 8 千纪前期之间的地层中，有中石器时代文化。这时，气温升高，海平面继续上升，海岸陆地减少，福朗荷提洞穴的居民比以前稍少。这层中物质遗存的最明显变化是动物骨骼的组成。不再有野驴、野山羊骨头了。如今赤鹿的骨头构成了大动物遗骸中的主要成分，显然已成了主要猎获物。植物食物还有少量的野豆（包括现代的豆），但阿月浑子、杏壳突然多起来了。这个遗址居民继续从事捕鱼事业，并以蜗牛和海中软体动物为食物。

福朗荷提洞穴中石器晚期地层中最早的定年为公元前 7 250 年。这时，有一种鱼脊椎骨特别引人注意。它长约 2.5 米，比较早的地层中所见到过的都长。其长度可与现代金枪鱼媲美。这种鱼可重达 200 公斤。这种鱼骨在全部鱼骨中占 95% 以上；在所有大动物骨中，其数量也超过半数。由此观之，该洞居民的生活中，渔猎活动已非常重要，且这种鱼已是主要食品了。

中石器最早阶段之居民的食物逐渐多样化。肉类食物中，除鹿肉外（仍占 75%），还有野牛、狐狸和野猪、野兔、野猫及狼。植物性食物还是豆类、阿月浑子、杏等。工具初用本地的红色的黑硅石制造，后来大量用黑曜石制。用以切削和锯抹的以有凹口的薄片工具居多。有数量不少的几何形细石器：三角形的、新月形的和梯形的。这些细石器用途较广：猎人可以当做投射器，渔

民可用做鱼叉倒刺,甚至植物收集者也可拿它做原始镰刀的锋刃。此外还有骨器,骨器多为尖状,可为各种目的之用。这时还出现了简单的个人装饰品,诸如小卵石制的垂饰和穿孔的贝壳等。中石器时代是猎人—采集者的时代。

在中石器层中,发掘出一些屈肢坟墓。据人类学家 J. L. 安琪尔的研究,福朗荷提中石器时代的人类体态矮小,男高 1.56 米,女高 1.35—1.39 米,属欧洲型的长颅种人,但不及西亚那吐夫人强壮。从骨骼可以看出,一些死者患有贫血症或因患关节炎而致畸形。在这些埋葬中有一具骨骼是迄今为止希腊出土的最完整者(定年为公元前 7 592 年。这是一具 25 岁的男性骨骼,身长 1.58 米,被埋在洞口附近的浅坑中,好像是草草掩埋的。尸体腿关节弯曲,双手对称放在胸前,墓中没有个人所有物;但有火迹,其用意不明。尸体周围环放着拳头大小的石头,部分放在头上部。这个青年人可能因前额受到猛击而死,也可能是患了疟疾已临近死亡。显然,中石器时代的福朗荷提居民不用什么仪式或装饰品来处理死者,而将其埋在他们居住地的浅坑中了之。腿之曲置也不一定表示什么特殊的意义,很可能是要节省空间,火迹似与埋葬无关,尸体环以石在旧石器时代别处已有所见。

3. 福朗荷提洞穴和帕拉里亚的新石器文化

约公元前 5 900 年左右 ($5\,844 \pm 140$), 福朗荷提出现了一个突出的变化。在居住的文化层中没有中断的迹象,但这些地层中的遗物与较早地层中所见到的,在许多方面大不一样。先前常见的东西突然消失或不那么显眼了。赤鹿的猎获及金枪鱼的捕捞,在新石器早期阶段显然渐渐停止了。旧石器地层中的动物遗骨,像某些野山羊,在中石器的 3 000 年中都很少见,然而到了这时,绵

羊、山羊的骨头突然重新大量出现，以至排斥了本地动物，并且这些动物不是野生的，而是家养的，或者说是驯养的。与此同时，还首次出现了可能是家培的小麦和大麦；新的工具也出现了。硬石制的斧子头，是用研磨抛光而成型的，而不是用剥片法制的。斧子装有木制的或鹿角的把柄，可以砍树或整地以便耕种。还有粗糙的磨石，燧石刀也出现了，动植物遗存和工具的变化，说明福朗荷提的居民在公元前第6千纪的早期即已开始从事动物饲养与农业生产了。

有的研究者肯定福朗荷提有过无陶新石器文化^①。但有的学者认为，现有的地层资料还不能回答该址陶器首次出现是否与动物饲养或农耕同时发生的问题；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使在中石器到新石器转变的兆端，与陶器制作之始，中间有所间隔，这也决不是一个很长时期。这就是说，还是农耕、畜牧出现在前。如果这样，这里就也有无陶新石器时期了。福朗荷提最早的陶器，在希腊可置于最早者的行列。这种陶是手制的（不用陶轮），其形制简单而且一般无装潢，与东地中海其他地方早期遗址所见到的陶器相似。

福朗荷提洞穴有陶的早期新石器文化，始自 5754 ± 81 年前。此时，绵羊与山羊已都是家养，家培的大麦也有了。工具是用本地出的蜜色燧石与输入的米洛斯棕色黑曜石制成的小刀、镰刀、刮削器和设有柄角的箭头。陶器为夹砂陶，有棕色到红色烧过的器皿出土，呈巢口型，有时并装饰以瘤节型捏手和棱线。这类陶制品以前被称为“虹形器”，与西亚沙塔尔·休于陶器的器形和装潢非常接近。这个时期未出现了少量彩陶，还有石制的器皿。

当福朗荷提洞穴正值突变时期，洞外沿岸地区开始有人居住

① J·麦拉亚特：《近东新石器时代》，1975年版，第23页，“表二，近东及其附近地区农业发展”。

了。此地区被称为帕拉里亚沉积，1973年和1974年，在这里发掘了一系列新石器时期地层，深入地下约2米，其底层紧靠生土层。当时发现了一些好似台地或残墙的遗迹，限于环境条件，还弄不清这些遗迹的实质。它们可能是农耕土地的遗迹，但更可能是一个小居民点在上坡面的墙。1976年，第一次发现了人类定居在此的证据，属有陶新石器早期或中期的一些长方形小房残迹，有的房屋显然是小家用结构，反映了洞穴居民向外界发展、定居。这一定居小村，现存面积有100多平方米，当初可能更大些。那未见天日的部分，已没于科依拉达(Koilada)湾的海水之下了。人口也渐增，但总数不会过百。帕拉里亚沉积的新石器最下层约属公元前6000年稍后的时日，有了最早的制陶证据。在公元前第5千纪后期与第4千纪早期地层之间有文化中断现象，当公元前第4千纪后期，该址又有人居住了。此后是一系列连接相续的文化层直到约公元前3000年，希腊新石器时代结束。

对于福朗荷提碳化了的植物遗存研究结果表明，旧石器和中石器时代遗存的燕麦（可能是原生大麦属），很可能是野生的，这是希腊各地前新石器遗物中之最早的谷物。Emmer小麦、Einkorn小麦和二棱有稃大麦(two-row hulled)，绵羊和山羊这些新石器地层中的主要家养、家培动植物在该址旧石器和中石器地层中都没有找到。今日希腊主要的作物橄榄树、无花果树和葡萄树对于该址的新石器农民来说都是未知的。

通过对物质文化诸般差异之对比，可以看出中石器与新石器生活方式中的许多不同。如中石器时代个人的装饰品仅仅是卵石与贝壳制的垂饰和有孔小珠，在新石器时代，这种工艺品就大大丰富了。此外尚有大量粘土制的人像与动物像，大部分人像只反映出身体的部分部位。所有人像中能认出性别特征的，都是女性。

1973年，在帕拉里亚发掘到了一种小型的类似钻孔工具的东西，长2—3厘米，是用燧石制成的。同时还发现了有以扇贝壳为

材料的珠子和已加工到各种程度的“坯”珠。显然，燧石钻孔器与贝珠的生产有关。这说明，专门的手工业生产分工虽然不一定出现，但贝珠生产还是值得重视的。因为这种生产在新石器的福朗荷提其他地方没有存在的迹象，而且这种生产在该址活跃的时期是在公元前第6千纪后期一个很短的时间，珠子生产显然是沿岸居民的土产。

在福朗荷提发现的新石器层中，有孔小珠和垂饰特别有趣，因其只反映了人体的下部，它们可能是代表着生产与繁殖的小饰物，或者与同样强调人与自然丰饶多产的社会与经济思想有关。但从出土的骨质鱼钩和燧石与黑曜石制成的有柄箭头（投射用）可以看出，捕鱼和狩猎仍是很重要的活动。这时的居民与外界可能已有酬答性的双方互易物品的活动，但规模不大，地域也有限。

新石器的墓葬一般与中石器时取相同的形式。葬地似乎很随便地分布在居地之内（洞内或沿岸），无一独立的专门的地方。墓是浅坑，尸体屈膝。在新石器的后一阶段，又兴起了第二次埋葬的习惯。这种葬法要先将尸体暴露或暂时埋葬以令软组织腐烂。然后把骨头捆扎成束放到他的最后宿处。这种二次葬式在西亚的爱南中石器文化层和原始新石器文化层中也有。沙塔尔·休于有陶新石器遗址中，死者也是去肉留骨以葬。

新石器的墓葬中几乎没有随葬品。但有两个例外值得注意：其一是1973年，在福朗荷提洞内发现的一个幼儿墓，它是福朗荷提8个新石器的幼儿墓或孩童墓之一（这8个墓，4个在洞内，4个在洞外），也是唯一有随葬品的。尽管这个幼儿在世上只生活了几周，却有一个大理石制成的非比寻常漂亮的容器和几乎正好半个破了的陶罐陪伴着他，令人奇怪的是，在一个墓葬品如此稀少的时候，何以一个小孩竟得如此荣耀。更使人猜想，是否这个罐是在埋葬仪式上被故意打破，如同几年前福朗荷提地区附近仍保留的习惯一样，无论如何，这个幼儿或他的双亲在他所生活的共同

体中是肯定居某种特殊地位的。

另一例引人注目的新石器墓葬是帕拉里亚居址一个 40 来岁的妇女的。她的骨骼被紧紧地挤进一个小坑中，显然是一个二次埋葬墓。一个完整的但带有修补痕迹的使用过的陶罐同她葬在一起。从陶罐的风格看，这个妇女大约死在公元前 4 500 年之前。其他墓中物品是一套骨制工具，包括几个做得很好的尖状器和许多黑曜石刀片。这样一套工具应是从事几种手工业的人所专有的。这些物件到底是表明这位妇女身分的赠品，还是少量的个人所有物，尚难确定。很可能，在希腊新石器时代后期的居民中，私人财产的意识正在成长起来。但在整个社会，并没有基于财富与地位的区别而存的阶层或等级。劳动上有性别分工，此时的社会至多是部落性质的。

福朗荷提新石器居址在绝大多数方面属整个东地中海早期村落农业公社类型，它一旦建立，就繁荣了约 3 000 年。这段时间过后，洞中及沿海的居民似乎已与爱琴地区其他地方，甚至爱琴地区之外的地方日益加强了联系。

4. 结 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福朗荷提遗址的文化系统是由旧石器文化经中石器文化到无陶新石器文化，再到有陶新石器文化，形成一个完整系统，几乎没有中断。这一典型遗址的意义首先在于，虽则在所谓近东地区地理上有东西方之别，但自印度河流域以西，西亚至东南欧，人类历史文化的发展走的显然是一条共同的道路，在上古或史前有极其相似的文化系统。

大量的考古发掘材料为我们认识这种文化发展系统提供了可能。在西亚，这种文化系统的材料俯拾皆是。其典型者有北部美

索不达米亚的沙尼达洞和萨威·克米，此地发现了由旧石器中期到中石器、原始新石器、新石器文化的发展系统。耶利哥也有中石器文化、原始新石器文化、前陶新石器文化（A·B）和有陶新石器文化（A·B）各阶段的系统。虽则中间也有间断，在贝哈、甲穆、爱南也有这种情况。在阿富汗，在兴都库什一带，蛇洞文化由中石器至无陶新石器，至有陶新石器公社自成系统。在伊朗，在里海南岸一带，带洞、霍图洞文化也有同样的发展过程。

这些文化系统，反映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道路，说明了生产力发展所循的同一方向。由原始时代向文明时代过渡，最重要的物质基础是生产力由食物采集者到食物生产者的变化。由旧石器时代末经中石器、原始新石器到新石器时代的发展中，人类正是走着从食物采集到食物生产的道路，完成了人类社会第一次重大的革命——农业革命。这也是由蒙昧时代至野蛮时代发展、为文明产生开辟道路的决定性的一步。原始畜牧农耕的产生，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和变化，使积累有了可能，分工有了基础。正是在新石器阶段末，我们看到了专业分工的萌芽，看到了特殊身份的人的存在，感到了私有财产萌芽的气息，文明的曙光正欲冲破野蛮时代而普照人间。

福朗荷提遗址文化系统还涉及一个问题，即该址的这一文化系统是否从头至尾完全土生土长，现在还不能完全肯定地回答这一问题；但可以说，自旧石器时代末到中石器时代，这一遗址的文化系统确实没有外来干预的迹象。如果任其自然发展下去，是否会发展到原始新石器、新石器阶段，且不用随意加以猜测。然而，在中石器晚期生活的居民，航海术已比较高明，他们是不会以自己已经获得到的生活条件为满足的。与此同时，西亚的农耕畜牧业已有了长足进展，首批农民很快就把本地的农耕技术文化向外地扩展（比福朗荷提之进入新石器时代稍晚些也到了大陆希腊之亚尔吉萨、塞斯克罗、索弗里等地，及东地中海诸岛，如塞

浦路斯、克里特)。福朗荷提遗址文化在公元前 6000 年左右所表现的非常变化，不能说与上述农业文化的扩展无关。突然出现的家养、家培动植物和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居所等等，也向人们暗示着外来因素的存在。很可能该址地层本身是有继续性的，而遗址的前后文化则未必有继续性。该址的居民，在新石器文化到来之前，是过着中石器文化生活的。新石器文化来了，新来的农业生产者在此传播农业文化，推广农业技术。而自己作为新来者，与原有居民同化了，新的文化与原来的混合发展了。

福朗荷提遗址文化系统的连续性，是不是希腊的典型模式或绝无仅有？南希腊新石器真的是如现在所见，是突然出现的吗？或者说到底是什么因素促使中石器时期的猎人——采集者，如此明显地改变了他们长期形成的生活方式？同时期大陆希腊其他地区情况如何？已经发现的新石器文化同后来迈锡尼文明的国家是什么关系？现在回答这些问题为时还早。尽管现在的材料都证明福朗荷提遗址文化系统有其同类为伍，但我们还是期待各地更多的考古材料重见天日，用上铁锹而不仅仅用笔来拨开面前的迷雾。

二、迈锡尼文明时代的派罗斯

古代派罗斯 (Pylos) 是伯罗奔尼撒半岛上迈锡尼文明时代的第三大政治、艺术中心。派罗斯出土的线文 B 泥板文书。虽然数量只有 1 200 多块, 但提供的历史资料最多^①。

研究派罗斯在迈锡尼时代的情况, 是深入了解迈锡尼文明同古典文明关系的必由之路。

1. 古代派罗斯的地理位置

迈锡尼文明时代的派罗斯位于何处? 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斯特拉波 (Strabo) 在世的时候, 伯罗奔尼撒半岛西部有三个地方名为派罗斯。一个在埃利斯 (Elis), 另一个在特里菲利亚 (Triphylia), 第三个是位于科里发西乌 (Coryphasium) ——现在的那瓦里诺 (Navarino) 附近的美塞尼亚的派罗斯 (Messenian Pylos)。^② 每

① 克诺索斯 (Knossos) 发现了 3 000 多块泥板。迈锡尼也出土一些, 忒拜 (Thebes)、埃来夫希斯 (Eleusis)、科来夫希斯 (Kreusis)、奥侯麦诺斯 (Orchomenos)、哈尼亚 (Chania) 和门奈雷翁 (Menelaion) 也有极少量泥板或载有线文 B 的陶片出土。

② 斯特拉波:《地理学》(The Geography of Strabo), 8. 3. 7; 8. 339, 罗叶布丛书, 1961 版。

一地的居民都力图表明他们的国家是“多沙的”^①派罗斯，宣称其地为涅斯托（Nestor）^②的故土。当时的许多作家，包括历史家与诗人都说涅斯托是美塞尼亚人。但以荷马史诗为指导的作家们说，涅斯托的派罗斯是阿尔菲攸斯（Alpheius）河流经其领土的那个，而阿尔菲攸斯河流经波沙提斯（Pisatis）和特里菲利亚。然而，科里·埃利斯（Coele Elis）的作家们却指出一个叫 Gerenus 的地方，一条叫 Geron 的河与一条叫 Gerenian 的河，自信荷马给涅斯托的绰号“牧马人（Gerenian）”源出于此。但美塞尼亚人则主张，他们的 Gerena 更出名，曾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地方^③。斯特拉波赞同特里菲利亚的派罗斯为涅斯托之派罗斯的主张。他将其时的情况同荷马的叙述作了比较，指出：阿卡亚人和美塞尼亚人国家之间的整个沿海地区以及延伸至内陆的佛娄（Phloe）、阿赞（Azanes）和帕拉斯（Parrhasian）的阿里德（Areadian）地区，这一整块地方称为埃利斯之国土。从前，这块地方分成几个片，后来又分成两大块。一块属埃皮（Epeians）人，另一块在涅流斯（Neleus）之子涅斯托统治下。荷马称埃皮人的土地为“埃利斯”，称涅斯托的土地为“派罗斯”。阿尔菲攸斯河流过其中^④。当然，荷马也把派罗斯当作一个城市^⑤，但阿尔菲攸斯河不曾流经该城。而另一条叫“帕米深（Pamisns）”的河，从城旁流过。但阿尔菲攸斯河本应该流经派罗斯国土之上^⑥。在《伊利亚特》中，涅斯托回首往事，谈到他年轻时在一次同埃利斯人作战获胜后，带着牛、羊、犬、马趁夜

① 荷马史诗中，每提到派罗斯时，都加上“多沙的”这个形容词。

② 传说中派罗斯的国王。

③ 斯特拉波：前引书，8.3.7.

④ 荷马：《伊利亚特》（The Iliad）5.54，罗叶布丛书，1942年版。

⑤ 荷马：《奥德赛》（The Odyssey）3.4，罗叶布丛书，1953年版。

⑥ 斯特拉波：前引书，8.3.1；8.2.2；8.344以下。